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十五回 看法王偽檄文素臣改姓更名 臨帝子長洲白又李揮毫破浪

素臣趕上一步，那頭陀望後便倒，素臣隨手一提。那知這頭陀衣服沒有穿好，提著一邊，直看起來，卻滾出雪白一個身軀，胸前堆著兩隻嫩乳。素臣正待喝問，只見外面女人，水淋淋的趕進屋來，喊道：「這不是和尚，好漢爺爺饒命！」素臣看清何氏面目道：「何大娘，這是何人？」何氏仔細一看，叫道：「天爺！原來又是文相公來救奴的性命！這是奴的小姑娘，叫做麟姐。」素臣方始放心，忽見何氏赤身，一手掩著陰戶，才覺著自己身上一絲也無，失聲道：「啊呀。」連忙把麟姐身上扯下來的衣服，披裹在身。說道：「何大娘快穿。」何氏叫聲：「啊唷！」脹紅了臉，急走出院，穿了衣褲，又拿一件女衣，遞與麟姐。把桌上點的火，滅去燈草，剔去燈煤，扯著麟姐，一齊跪下磕頭不迭。素臣道：「休要磕頭，待我先打發掉這屍首。」一手把頭陀胳膊抄緊，一手捻著腿膀，何氏悄悄開後門，向竹林裡穿出，遠遠撒下。何氏候素臣進屋，從頭哭訴道：「奴家昨日到大姑娘家去，見那頭陀偷瞧奴家一眼，不料他已留心。今日夜裡跳下房來，手拿尖刀，禁住奴家，不許叫喊。先把麟姐強姦了，還要帶他去，把頭髮剪齊，女衣脫去，褪下一件僧衣叫他穿著。吩咐奴家燒湯，說要洗澡。只得替他燒湯。屋裡點了燈，他又澆滿了油，加了五七根燈草，兀自嫌暗，要在院子裡趁著月光，只得又把浴盆扛出來。洗完了浴，換了熱水，逼著奴洗，摸著肚子，說道：「果是有娠，替你揉下這胎，借我一用，不許叫喊！」奴家這屋四面脫空，叫喊也沒人救應。被他揉擦得要死，如今小肚子裡憋得生疼，不知可得活命哩！相公在船，如何知道又來救援？」素臣道：「我因上岸出恭，看見他木魚掛在樹上，又聽有哭聲才上屋來探看，出了我昨日的悶氣！你有草紙拿張來，且出恭再處。」何氏忙取草紙，素臣出院，尋見鞋子，帶濕穿著，提那袂被，卻水浸透了，遞與何氏道：「快替我烘一烘乾。」何氏忙去烘被。

素臣悄悄開門出恭時，細看樹上，並沒包裹。暗忖：「日間所靠大包，藏放何處？」出完起來，回到屋裡，卻見繩凳上放有大包，打開看時，只見一個油紙包內，有曬乾的三五具血孩，八九顆乾心。又一個紙包內，包著兩包丸藥。一包寫著「易容丸」，有五七百粒桐子大五色的丸藥，一個紙貼，上寫著，每月一丸，以津唾調搽，可變色百日，驗水擦之即退。一包寫著「補天丸」，也有五七百粒桐子大，卻是一色紫紅的丸藥，也有紙貼上寫每用一丸，以火酒調服，可御十女。女子服之，可御十男，冷水解之方泄。又一個油紙包內，裹著一個油布面宮錦裏的包袱，袱內都是些紙札，打開細看，只見一張札付，上寫：「大法王座下，推誠誦運虎衛國師一尊超凡」，後面寫著宣教元年七月，鈐著「宣教奉天」之寶。又揭起一張，卻只有「大法王座下推誠誦運」字樣，沒有銜名，後面年月俱空，但有印記。一連看了八九張，都是一樣。又拆開一束，卻又寫著大真人座下，一色的也有四五紙。又拆一束，卻是大將軍台下，一色的有一二十張。俱沒銜名，卻都是龍鳳花邊，編著號數，甚是整齊。臨末，揭出一張，卻不是札付了，是一張緝批，上寫著：大法王札，為密緝事，後面列著許多人名。素臣一眼看去，見第二行像自己名姓，連忙細看，見明寫著：主謀放火憂戕殺元勳兇犯一名文素臣。暗吃一驚，暗忖：「這法王是誰？如何要緝起我來？」因想著劉大合奚奇的說話道：「是了，莫非這大法王就是番僧？那拆牆放火，既疑是劉大郎。那些地方們訪知我前在劉家，所以說我是主謀。這元勳，想就是鬆庵師徒了。」因見第三行也有放火字樣，便又看下去，只見那三名，寫著：同謀放火戕殺元勳兇犯一名劉虎臣。笑道：「一些不錯，是這個緣故！若昨日不遇著隨意，還不知大郎的號，今日還有名狐疑哩。」因重新看那第一名時，只見明明的寫著大逆元凶一名衛聖功，素臣心裡輪轉道：「這人功冠古今，名聞海宇，智勇兼備，才德俱優。我文素臣自負，雖也不弱於他，而有形象顯，無象者幽，矚顯則明，察幽則晦，茫茫天下，具眼何人？我與他性情學問，孰優孰絀，是異是同，有誰鑑別？偽批之上，與彼比肩，反可作我二人同心之譜矣！」自歎自喜了一會。

然後逐句看去，第四名，是叛犯一名袁作忠，第五名，是逆犯一名尹雄，第六名是賊殺從龍兇犯一名奚奇。暗忖：「奚奇之言不謬，百空、真如果然是斬賊黨羽。」第七名，是載殺從龍兇犯一名，下面注不識姓名，心疑山腰之事，從龍名目，莫非指著陶神保兄弟？第八名，是叛逆一名，施存義，第九名是謀逆行刺女犯一名解翠蓮。暗想：「這翠蓮怎樣行刺？頗有轟隱娘、紅線之風。但未刺著，只怕術尚未精。」餘外都是些僧衣、僧褲、經卷、念珠等類。隨手將衣褲一抖，早落出一個銀包，一個印囊。在那印囊裡面掏出一顆印信，上篆「虎衛國師」字樣。打開銀包看時，約有四五十兩銀子，另外又是兩三吊錢，四五疋白布，一串牛肉刀子。當將衣服、銀錢撿地，把偽批燒燬，兩包丸藥，燒去紙貼，塞在印囊裡面懸於手腕，其餘等物，一併包在衣包，綰縛好了。問何氏：「那頭陀刀在何處？袂被可曾烘乾？」何氏道：「被烘乾了，刀在屋角邊。」素臣拿過，喝采道：「好刀！」束好了袂被，脫去身上僧衣，把屋內堆著的僧衣僧褲等物，一齊收拾，裹著那刀，連那衣包，提出後門，撒在頭陀身邊。復身進來囑咐何氏道：「你的胎，是要下來的了。胎一下時，可把益母草湯煎著三錢炒黑荊芥穗，衝著童便服下，便可無事。地下這些血跡，快用水洗去。我便回船去。」何氏道：「這和尚殺死，敢怕要吃官司？夜裡也怕人，便怎麼處呢？」素臣道：「不妨，官府若來相驗，看見他包內之物，定然不敢張揚，也不再來追究。至於黑夜害怕，也顧不得你了！」說畢便走。何氏千恩萬謝的祝送。素臣忽復轉身，指著地下道：「幾乎忘了。那一個銀包內，約有四五十兩，那錢約有三吊，你可收拾下度日。若果害怕，與你丈夫商量，棄了此地，別處去住罷了。」何氏這一喜，更出望外，跪在地下，只顧磕頭。

素臣不及去扯，忙出了門，趕到船邊，看那西天月色，雖是皎潔，覺得光淡了些，想是將及五鼓了。輕輕跳下船舷，那船動也不動一動，聽那船裡眾人，兀自酣睡不醒。悄悄入艙，放翻身體，一覺睡去，直至次日巳牌方醒。同船客人都說：「你這位相公，怎這樣好睡？昨晚沒點火睡起，直睡到如今，你看路已走了三四十里來了。倘或夜間有人上船，豈不弄出事來？自己的行李什物也罷了，連累別人可是嗚氣的事！已後斷斷不可，須要睡得驚醒，出門人不是兒戲的呢。」素臣笑道：「老客們都是睡得驚醒的麼？人睡如小死，只怕落了（目忽）時，就有個船，也未必知道哩。」那此客人都面面相覷，說道：「這相公真是不聽好話的，虧著沒叫醒他，老客們才是神仙哩。」那老客人正色說道：「我們做客人的，刻刻留心，時時吊膽，身子睡著，心裡是碧清的，床前螞蟻爬動，兀自聽出那腳步兒走響，休說有人上船，有個不聽見的道理！你是位相公，我們不好得罪你哩，若是一般走江湖的人，方才這些死話，大家就耐不住了。」素臣暗自好笑，只得改口道：「小生是個書愚，不諳出門的事體，如今承教，以後留神便了。」眾客道：「這就是了。我們同船合命，也只要共保無命。出門的筋節，那個是生來就會的麼？」

船家邊遞過飯來，素臣討水洗面，船家道：「臉水沒有了。這飯是存在裡的。要洗臉，以後須早些起來，路上趕風趕水，那裡為一個人，再去燒鍋起火，擔擱手腳呢？」素臣無奈，在江中取些冷水，嗽一嗽口，擦一擦眼，把冷飯吃了。飯後，眾客通問姓名，素臣想起偽批之事，暗忖：「不可不妨。我名白字，可取太白之意，竟改作白又李罷了。」因向眾客說知。自此，眾客俱稱又李為白相公。素臣暗暗留心，惟恐錯說，過了幾日，口頭熟溜，居然是白又李了。且說白又李憶起，這些札付，決是斬賊所為，劉大郎與奚奇之言不謬矣。昨日打死了這頭陀，也除了一個利害羽翼，這半夜功勞，不為無功。又想著大郎在乍浦，不知賊人緝訪，大有可虞。又想大真人不知可是那起《六壬數》的道士，或另有其人。能與番僧各建旗鼓，本領必將勝於超凡。那大將軍不知又係何人，莫非海洋中盜魁？一會子，又想起水夫人及家中，是否平安，又想起璇姑不知果否落局，又想起科考諸人可俱得意，日京會否進學。忽然的又思量起觀水及京中諸友，並想到奚囊生死。想至後來，連東阿諸盜，俱在心中輪轉，一時千頭萬緒，如沸如焚。兼以夜來赤身苦鬥，受寒勞力，又著了些餓，未免多吃了幾碗冷飯，竟自種下病根，卻因他身子結實，一時不能發作。

船到常山，大家起早，又李僱了一乘兜轎，正吃了一飽的飯，猛然烏雲四合，下一陣大雨，把幾件青衫，都淋得透濕。大雨將住，就是一陣大風，吹得遍體如冰，毛髮俱豎。風過了，就現出一輪紅日，身上衣服登時曬乾，卻把那些寒氣，都逼入骨裡去了。又李本是壯盛，一路上還是逢山看山，逢水看水。到了玉山下船，卻搭了一隻貨船，船內裝滿鉛粉，止空一小小八尺，僅容一席之

地，更自悶人。一日，在船中憶著水夫人，自怨自艾，做了一首《古風》。其詞曰：

遠行出門閨，舉足心自量。鄙夫念雞肋，男子志四方。
況值陽九厄，雲胡守閨房？閨房詎足道，顧瞻萱草堂！
仰頭髮長嘯，低頭重彷徨。兒行三千里，母心萬里長。
萬里有時盡，母心無時忘。母心無時忘，兒行途路旁。
路旁無深谷，路旁無高岡。高岡與深谷，乃在慈母腸。
游子動深省，淚下沾衣裳。兒淚有時乾，母心無時忘！
母心無時忘，兒行途路旁。兒行途路旁，一步一悲傷！

又李自做詩以後，更覺心緒不寧。不一日，到了南昌，覺道有些頭疼，吃些澆酒大蒜，也就罷了。因到滕王閣去遊覽，見閣已被火，兀自遊人如蟻，都向那毀垣塌壁中，去拂拭那殘碑斷碣。驀然感觸，到江頭叫了豐城去的船，在船裡竟大哭大笑起來。恰好湊著大風，颳起大浪，把船顛上落下，像那獅子拋球一般，險些兒合下水去！船工的舵工水手，大驚失色，幾乎嚇出魂來。又李都不管，急急檢出紙筆，寫出《滕王閣辭》一首，高聲朗念道：

狂夜龍吼鼓蠡水，靈鑿朝駕匡廬山。
山峰倒入水光紫，水波飛濺山色斑。
水光山色天下奇，其中有一仙人棲。
仙人朝暮教歌舞，清流汨汨紅燕支。
燕支粉黛欲傾國，春日秋宵鬥顏色。
仙人老死歌舞中，腰間佩玉不可識。
空餘高閣臥長江，粉黛燕支出畫堂。
霓羽久隨弦管歌，秋風北地來王郎。
王郎年少負奇才，揮毫落紙生風雷。
坐中懊惱閣都督，兩行賓客相疑猜。
世間萬物皆臭腐，惟有文章自千古。
清歌妙舞隔重泉，魂魄猶驚撞鐘鼓。
滕王高閣幾千秋，千秋憑弔思悠悠。
不在滕王不在閣，當年才子文章留。
只今高閣成煨燼，四壁蕭然惟鬼磷。
其間何物動人憐，能使衣冠聚荒徑。
荒徑衣冠感慨多，吳儂搔首獨摩挲。
摩挲古碣心無極，落日扁舟水上波。
水波萬頃月光微，照入詩腸明似雪。
無人得遇馬當風，空勞嘔盡心頭血！
憶從總角學哦詩，詩成長望天之涯。
今人智豈古人後，茫茫四海誰相知？
此中有數不可爭，此時鬱勃難為情。
王郎僥倖有如此，令我淒然百感生！
江豚夜半作妖孽，風雨忽來舟欲裂。
狂生不解死生悲，如意擊壺邊盡缺。
缺盡壺邊不值錢，舟人笑我何其顛。
一人知己死不恨，舉世欲殺非可憐。
難將此意從揮霍，咽向心頭時作惡。
仰天披髮譜長歌，滯毫亂灑滕王閣。

念完了，又復大哭，把手中之筆一擲，恍見霞光萬道，如有許多蛟龍，爭戲夜明珠一般，張牙舞爪，都望江心拿攫而去。立時風恬浪息，月光水光，萬里同白。又李仰天大笑，斟酒痛飲，盡醉而臥。那些船上人，無不目悚心驚，稱奇道怪，說：「我們今日，載著一位癡仙也！」正是：

休言才子是天生，不過長風空老死。

次日清晨，船已泊在豐城河下，問到未家，見門上掛著孝簾，貼著門狀，猛吃大驚！急看一眼，見狀上鑄著「不肖席珍，罪孽深重，不自殞滅，禍延先考皇明詔封奉政大夫澹然府君」字樣，不禁淚落如雨。進門叫喚，並無人應。只得先把錢打發腳夫，將行李卸在廳上，又高聲喊叫。才有一老人家出問：「相公尊姓？是那裡來的？」又李道：「我姓白，住在吳江，是你老爺的通家子姪，去年三月裡，還與老爺在西湖相會的。」那老人家道：「相公沒看見門狀麼？先老爺已於去歲四月二十七日去世了。」又李道：「這是知道的，我正要進去弔奠，並會你家公子。」老人家道：「不要說起公子的話，為嗣了他，啣氣不盡。既是相公要弔奠，待老奴進去說著。」少頃，出來道：「相公，你認錯了，先老爺並沒有相公這一門親識。」又李道：「這又奇了，想嗣子不知是遠支近房，那知我與未公世誼！」因又說道：「你公子或是不知，你小姐是知道的。你再進去稟知小姐就是了。」老人家道：「原是對小姐說的，那個去向公子說？」又李道：「這越發奇了，怎小姐都不認起來？」那老人家見又李呆在椅上，只認是拐騙的人，發話道：「你若耍假書，認假親做那脫天的事，只該在熱鬧人家去。我們這樣冷落門戶，也不該光降了，還只顧呆坐著怎的？」又李正在疑詫，忽聞此等話頭，不覺發怒喝道：「休得放肆！我文相公是拐子麼？」老人家道：「你是姓白，怎又說甚文相公？」又李失笑道：「是我說錯了，實是吳江文素臣相公。」老人家道：「怎麼自己的姓都會錯說的？」還待班駁，只見屏門後有人伸頭一探，失聲道：「這是文相公呀！申伯伯怎還不進去說呢？」又李看去，依稀認得是婢女素娥。那老人家方才跟著素娥進去，不一會，見鸞吹渾身縞素，哭出廳來，說：「哥哥怎今日才來？可憐我父親不能見面了！」又李流涕而答道：「愚兄因有事耽擱，不料老伯已經辭世，不勝哀悼！」作下揖去。鸞吹跪在地下，連連稽顙。又李慌忙也跪下去，拜了四拜起來。只見中間屏門大開，大廳上停著未公靈柩，兩枝白蠟輝煌，一段香煙繚繞。又李進去，伏地大哭。鸞吹陪著，哭得真是悽惶。那老人家也陪落許多眼淚。素娥住了哭，勸說道：「文相公一路來風霜辛苦，不宜過傷。小姐也該節哀相勸。」鸞吹漸漸收住哭聲，含淚勸解。

又李正待慟哭，忽覺胸肋板痛，暗忖，且到明日哭祭，也就勉強拜畢而起。鸞吹陪進內書房來，只見滿屋蛛絲，凝塵積寸。老人家取進鋪程，安放東邊榻上，一面掃地揩抬。又李探出尺頭，遞與鸞吹道：「這兩端緞子，是愚兄弟奉上老伯做件衣服的。誰料去歲湖邊，已成永訣！這一端縐紗，是家母寄與賢妹的。」鸞吹涕泣拜受。須臾，擺上飯來。鸞吹道：「家中不用葷酒，一時備辦不及，恐哥哥餓了，請胡亂用些。」又李道：「素飯甚好，愚兄才算今日聞計，以後俱不用葷。」鸞吹道：「哥哥並無服制，怎說吃素的話？」又李愴然道：「老伯待愚兄真如子姪，即再降一等，亦總比大功之喪。百日之內，自當不用葷酒。」鸞吹再四不肯。素娥道：「文相公至性諒誠，然究係無服，也不必拘定月日。俟過了老爺週年，再用葷酒，似為兩盡。」又李與鸞吹俱各允了。又

李見鸞吹陪坐於旁，請其自便。鸞吹道：「論起小姐，與哥哥患難周旋，情逾骨肉，本應親陪茶飯。奈嗣弟頑劣，恐有嫌疑，止在這旁邊，與哥哥敘話，休要見罪。」因將未公回家得病，醫治不效之事，從頭告訴。

又李用完了飯，問嗣子如何頑劣。鸞吹道：「一言難盡！」因叫素娥：「你看看外邊。」素娥道：「大相公此時，正好在賭場中呼么喝六哩。況且此處，他也從沒進來。」鸞吹因說道：「先父病中，請了族親，立堂弟洪濡為嗣。寫上兩紙分關，兩張遺囑，將二百畝田，留與小妹用度。」素娥接口道：「文相公就如小姐的親兄，小姐的姻事，也該通知相公，待小奴代說了罷。」鸞吹羞得滿臉通紅，垂首不應。素娥便道：「先老爺回家後，就將小姐許配本縣世宦東方老爺家。那公子文才相貌，俱第一流，與小姐天生對頭。老爺這二百畝田，寫開小姐在家，即為日用。小姐出門，即為奩田的。」又李道喜，鸞吹羞得要死，只等哭泣。又李道：「賢妹明理之人，男婚女配，人倫之大，何作此尋常兒女態耶？愚兄蒙老伯囑咐，到處留心，並無佳士足婿賢妹者。如今是好了，這條心念可以放下了。」鸞吹挪然了一會，慢慢的抬起頭來，說道：「先父又把一百畝田，留與舍妹，以十年為期，說日後尋得著，替他備妝奩。倘尋不著，仍歸嗣弟。又留下一百畝田，說小妹蒙哥哥救命，奉為遺念。其餘千餘畝田都潑與嗣弟管業。這都是先父親筆，族親都與名畫押的。那知嗣弟年幼，溺於賭博，自從嗣了進門，喪事一毫不管，終日呼盧喝雉。小姐和他拼命的吵鬧一場，方不敢在家賭博。去歲至今，已敗去千有餘金，將先父世守之業，已賣去二百餘畝。前日不知聽誰唆使，口裡不乾不淨，說：『吳江人怎得我未姓的產業？金羽妹子死已多時，遺田早應歸我。』把小姐氣得要死，取出分關遺囑，要往親族處告訴，方始跑了出去。將來正有氣淘哩。」又李道：「蒙老伯厚愛，留田為念。愚兄何人，即無令弟之言，也是斷不敢受，這個休提。只是令妹杳無音耗，卻是可憂之事。」鸞吹道：「依小姐看來，舍妹未必便死。先母生舍妹之時，夢金雁投懷而生，先父亦夢神女降庭，旁有一老人云：『此女大貴，宜配文星，可善視之。』小妹因有先父先母之夢，至今只料生離，不料與他死別。但此時如雪中鴻爪，咄咄談空，真成說夢，為可痛耳！」說罷，潸然淚下。又李亦為感傷。素娥站在鸞吹椅後，兩耳靜聽又李與鸞吹密切談心，一雙慧眼，不轉睛的看著又李面龐，忽地失聲嗟歎。又李、鸞吹俱驚訝問故。正是：

扁鵲隔垣知臟腑，華陀剖腹見心肝。

總評：

何氏一淫婦耳，在書中何足輕重，乃前於昭慶失火詳述其事，前回又於無心遇見，瑣述感恩接待、送酒送菜等事；不知前在昭慶寫何氏，正為除鬆庵；今在江頭寫何氏，正為除超凡。賊人黨羽，兩被素臣翦滅，而一何氏交涉其間乃能奏功，安得不詳記之？牛溲馬勃，都是藥籠中物，於此見舟中指度法兩援釋人儒。必牽扯淫尼害相思一段，亦是文家烘托之法，非作者好使齷齪筆墨也。

麟姐是何氏小姑，更屬書中不關緊要之人。乃前回之尾、此回之首寫得如此聲色。奇情奇事，偏於空閒處點綴，令讀者目迷五色，極口贊文章之妙，似作者有意矜才使氣，不圖讀至六十五回，李又全移先生到裡邊交十五姨溫養，正是素臣生死關頭，而後來除滅窠忠，即虧隨姨內助，始恍然於麟姐之本非等閒，不讀全書，那知此書之妙？

偽批中姓名，最可疑者是第一名、第七名，然觀標題，即可知其主謀放火是指一事。曰大逆，則統括全書。素臣心裡輪轉，畢竟不識其人，而讀者已早識之矣。兩標從龍聯名，而下就奚奇身上即知，不識姓名之誰何。百空之死，事後指名緝捕，奚奇久逃始歸山莊，故札上有名陶神保之死，實在宦應龍之手，而眾兄弟名不盡著，理應歸罪奚奇。若其弟死於湖上水未退淨、行人絕跡之時，一拳打倒、一腳踢翻，雖撈獲屍身，傷痕致命，明知被毆落水，而難得兇人姓名，是以存疑，故曰觀標題而可知也。

偽批中姓名，有識者，有不識者，有未識而終識者，有似識而終於不識者，有不知姓名者；有先出者，有後出者，有終不出面者；而不知姓名終不出面之第七名即第一名從空特下之衛聖功，第二名現看偽檄之文素臣，已屬幻不可測，巧不可階。

何氏本感素臣，現又復救其命，然別時止於祝送，而一得銀錢，即磕頭不已，非寫何氏，顛倒正寫錢神力量。《易》曰：「何識聚人？曰財記，曰財散，則民聚。」善用之者功用如此，而奢夫敗子以泥沙視之，獨何心哉！

老客雲聽出螞蟻爬響，而素臣開篷、掩篷、上岸、落船毫不知覺，此雖會逢其適，可見一切世事，總無拿得定處，立即向開掩上落之上亂說瞎話，尤足發一大笑也。

因偽檄而更名改姓，生出申壽葛藤、鸞吹失驚，任公鵲突，鸛鵲阻隔，及後文一切花色，緣情生法、法又生情，的是奇文。

《滕王閣辭》，獨辟手眼，足令千古有才無命文人同聲一哭，而總論歸之聖賢豪傑，為特下衛聖勸一筆點睛。霞光萬道，蛟龍拿攫，亦非專價《滕王閣辭》，係贊此特下一筆之靈妙。此又看書者獨辟手眼，足令千古拄經論史迂儒頭腦一定。奇文如寶，面面玲瓏，非獨辟手眼，則得其一斑，失在全豹矣！何休之迂談，康成之氓緯，吠助、趙匡之穿鑿，致堂、南湖之紙繆，並失一斑者也。使批此書，作者不齒冷既涕淚灑衣裳矣！